



天地玄黃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八

肅齋林希逸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

超公司馬，不猶慨然也

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
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自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
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緊音攀
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
者也狸德字下得妍視目者凝然上視而
目不瞬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
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
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
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
馬

山谷書幽芳亭云士之才德
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
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
國則曰國香云

晉書金版論云藏金匱也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
郇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
其所武侯大悅而笑馬之中規矩繩墨言
其身件件合法故借
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郇若失即問
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
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
其無心自然之
意故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
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爰奉

陸云虛空即空谷也

鼯鼠屬鼯音由鼠屬善旋

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左南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

扁云聲咳聲效之聲小曰聲大曰咳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公繼父記石室金匱之書注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金版六毀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毀為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毀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鼯鼯之徑柱塞也蹊音即類篇云欲行貌也此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代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

久略聞此語如迷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譬欲喉中之聲也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島不可以爲長居

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

我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驤於鎬壇之官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假我哉實與損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者同也登高小為長居

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德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同而為一也故自私也在我之德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於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假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為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也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德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闢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鼈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戰騎卒也麗譙

左傳公五年鄭子元奉公為魚鼈之陣先備後伍伍承

孫縫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
乘以直居前以伍次之
底偏之隙而孫縫闕偏也五
人為伍
革最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
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
心造

官樓之門也鎬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
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
用心若與物闔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
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
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
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
得此一下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
巧而由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
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其土地以快
吾耳目之私是差勝矣而不知吾之勝次
為物所使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差
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為得失故曰不
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加此而為勝何以為
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
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
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

不爭而善勝則民脫於死各
得其生又何傷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

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禺彊驂乘張若
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
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
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
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

馬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督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
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
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
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
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疏云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
空寂也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見關滑
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
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稽且駭也乘自者
與目俱往則目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
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
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
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
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
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
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
之意天師者言天人之
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
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
辭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
百種變換

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轅也說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旦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圖於物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也招世者立招士也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而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

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賈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歡喜而自加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勢一且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倚恃者日勢有積聚者日物徒趨附者也

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史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中遭時有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出，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

沮洳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曾、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

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
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
精若舒的而射，則中者皆爲昇矣。此句喻
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
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楊朱也，秉
公孫龍也。儒墨楊朱與惠子爲伍，其學既
不風，則孰爲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鑿
鼎，夏熱之時，以水而爲冰，其違時也若難。

冬至地雷復
夏至天風姤
䷗ ䷫

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
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
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
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
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
彼動，官之應官，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
擊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
絃，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
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
動。此之鼓宮，官動，鼓角，角動，又難知。然以
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音。
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
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
者何異？曾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
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
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曾遽也。
惠子曰：

今夫儒墨揚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
曰齊人蹢躅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
求鈎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
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躅者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闇未始離於岸而足
以造於怨也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
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蹢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蹢而不能行之子目蹢子

齊人以其蹢躅子而寵之宋謂其可以完闇
也字闇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
爲是矣然而求致鈎鐘乃知束縛而愛護
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爲
是鈎鐘小鐘也唐亡也子亡在死而只求
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
此又略是二句不與上蹢躅子之意相關遺
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揚
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先
言若是者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
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蹢
躅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
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
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岸也未始離
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
也蹢住足也病足而爲闇者故曰蹢闇忘

前漢書列傳三十五東方朔傳有與幸倡郭舍人爭辨之數件
漢書音義云服虔云懷人古之善墜堅者施廣領大袖以掩墜而領袖不污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使匠石揮斤斲之懷音溫郢人作懷人

恩之聞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聞時彼亦自以爲是也九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此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可遷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

漫文粹陰也

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自泥也以自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却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太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
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入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入者也其於
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

朋可

屬國擢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

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自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巳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呆王浮于江登

乎但之山焉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
深藁有一狙焉委蛇攬撿見巧乎王王射
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云山多猕猴故曰狙山恂
怖懼也深藁林叢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灰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鉏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委蛇攫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換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鉏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繫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羣也此爲矜能擬禍者之諭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于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

設案云杜牧阿房宮賦結評
本此真

疏楚白公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白公曰召市南宜僚勇士也為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以劒刺之宜僚勇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

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且實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入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且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也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

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拘不以善

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
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
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
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
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
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再九戲事也乘羽扇
而草寢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
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知此長
累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亦
寓言余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

音義云九方歎善相馬人准
南子作九方皇
瞿然眙云驚高良文粹云喜
鬼

已者也在造物之上者與人爲善不同故
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
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
兩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
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己身也賢者且
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
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
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
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子綦有八
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陳諸前召九方歎音曰爲我相吾子孰
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

索然文粹卷下

二族父母妻說也

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
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
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
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與
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
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方壺云天乃以世俗之福償
之何邪
設案云世俗之福者天償于
人者也今子慕償去而無天
之償物也子未償也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
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
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
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
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
則之則易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齋適當渠

樂無爲而無福則償債也

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酒肉入於鼻口
則來言何自以得也將也牛羊也與西南隅
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
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
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
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
求也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
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
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
謀不與之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
不未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
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九樂於無爲
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
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
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

文粹云畜々然師愛勤勞之

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關者也此
一段又言入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
命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
奚謂邪曰夫堯畜々然仁吾恐其爲天下
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
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
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

規

薄結反

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

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其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故曰假夫貪貪者器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割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賊天下也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

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水蟲是也

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

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

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開元遺事云揚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請其門進士張彥若陝州人也力學有文名志氣高天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彥若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彥若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水山也或皎白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張生見幾事文王肩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比自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

裂肌膚暴骨溝中矣

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暖妹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濡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疏鬚系之毛也奎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日斗折也必古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待也域者圍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偻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賤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太古之真

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煥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煥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心與其耳自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自視自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

文粹云姓文名種字少禽越大夫佐勾踐而或興復之功

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藥也其實重也桔梗也雞壘也木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重川鳥也雞壘雞頭也木零木指苓也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爲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句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在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鴣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

字彙云鵲音答一名食乳晝無所見夜出飛

櫻拂
サカフ

也悲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下時也鵲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也鶴之立其兩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然故物雖損也而我無所櫻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請使也使風與日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失也
故水

文粹云物守物者磁石吸鉄狸犬守鼠陽燄所火方諸取水之類也

之守王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守物也審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字一審不可以蠅字易之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殞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胸臆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

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其
成則不及改矣茲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
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
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
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個人以此自喜如
得寶然故曰人以爲已實古今之亡國與
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故足之
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火雖火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

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
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
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蹠亦踐也此
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
不知則知太一知太陰知太日知太均知
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日視之太均緣之太方體之太信
稽之太定持之太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
太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
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

玉屑十七康節之學其骨髓
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文鑑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
於心上起經綸
名義集云肇曰縱任無礙塵

累不能解脫也什曰亦名
三昧名神足巨細相客變化
隨意於法自在解脫無礙故
名解脫

也大均太分劑也緣順也大太虛也大
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
實之理也替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
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綫持也
綫天下之物者盡有大循有照實有樞始
此一定之理也
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
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便見天命故
日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
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
循有照實真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
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真有樞無物之
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
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

自然之理也日天日照日樞日彼雖可解
乏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爲可
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
崖而不可以無崖謂滑有實古今不代而
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太揚摧乎闔不亦
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
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
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也故謂有崖際不
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把握也不可捉
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頭滑有實
從古至今只是下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

傳燈第十一曰趙州問南泉
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
道師曰還可趣向否曰擬向
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
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
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
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
豁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
理

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
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太
議論乎揚摧提撥發揚而論之也豈何也
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
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
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
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
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
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東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東
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
爲者邪曰冬則搢鑿于江夏則休乎山樊
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東節已不
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東節夫東節之爲
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
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游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
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

虎非夫倭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
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
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
字則陽夷節堂
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示宅者言其
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

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大理而純用
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
交堅固不離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
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
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
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以道也此句自得
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驟者得風則其
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
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
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
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
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掩自屈也非
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倭人之
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
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
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

事死云雪山有印名曰肥膩
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白牛乳
味醇味生熟味熟極味變為
醍醐味說文醍醐酪之精者
也

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
物也與之為親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
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
之通而保己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
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且
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
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
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
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
焉故曰而一聞其所施此言其在家人鄉
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
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
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
夷節者言夷節傳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
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

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下句
聖人達綢繆周盡下
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綢繆者陰陽造
化往來相因而
不已之意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
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
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
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
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
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
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
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

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
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居之於命人亦知
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
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
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
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

音義暢然喜悅良繆合也

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妍生於醜若
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
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
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
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
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心則離
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
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繚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
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
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

善益稷篇祝故笙鏞以商鳥獸論人

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念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總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縈合此之昔日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況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

化言與物俱往且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盡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小舍去故貧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逾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

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入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視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滯齊物曰以言其老洎也洎者泥著而滯溺之意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出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倣此詭怪說語傳者輔也言尹輔

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上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名此名也嬴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駭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譏

老子之語見老子經背之得
一章第二十九

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金
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
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
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
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魏
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魏
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入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
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
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
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

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樂十仞之城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
君求其道而已矣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
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
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
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

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
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
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
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
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
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
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
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

言其云鳴管聲呖呖然如風過也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
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
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
見君曰客大入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吹而已
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呖也

音血也此一段極好惠子聞
華子有求道之說故

文粹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
今四海之內
杜詩全集卷之一同諸公登
慈恩寺塔詩云秦山忽破碎
渾渾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
能幾皇州

麟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
之喻似若虛虛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人故
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
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
細若有若無故曰若有若亡尹杜子美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
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
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之中
而求王之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
上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
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惘然若有亡者
茫然自失而視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
有窺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
嗚然之聲若以劍首而吹則一決而巳言
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則雖欲
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
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何為者邪仲尼
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左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子
曰已矣彼知止之著於已也知止之適楚
也以止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止

獲人文釋云髮亂不整烏

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
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
視之其室虛矣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其屋極而望人也穰人紛々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隱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贅於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

方壺云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履斯也

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晉曰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糧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佳蕞蕞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
稼說實傲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
飽食也以衆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
好惡也蘊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
性猶鬱鬱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
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蕕之始萌充滿其身
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
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
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
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之拔而去
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
並潰者有漏發者心擇所出觸則成病也
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
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限所以

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
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也者言天下皆如此莫

為盜莫為殺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或為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知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燕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

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

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

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者已納之溝中而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

罪其不勝者，謀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趨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僞，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逮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謂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知六十歲萬物有乎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也。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

子曰：賜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入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傾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也。謂之然與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謹錄。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

田獵畢也。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弔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盥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

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鳥獸之

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
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弔
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
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
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贊見之幣。而靈公使
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
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
何力焉？此限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
一人，大弔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
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爲靈公所
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
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

也。文粹意稿也。子孫不足憑藉。

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能，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

々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々字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聚形爲丘，聚土爲里。故曰丘里，一甲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下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々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世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并而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

老子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淮南子淮南塞翁失馬人弔之塞翁曰詎知不為禍數月其馬歸人賀之詎知不為福其子乘果墜折臂

不執者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今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胃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拒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今流行自然也言內福禍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知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知其固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辨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極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

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壤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二山視何分別此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舍異以爲同也木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号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物不止於萬而三萬物其總數也期

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余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狗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辨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知得而合也不及不相爲也遠甚也
曰四方之內六合之重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

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連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

之意但換下「字」文法也自欲惡而後至
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
件々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
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
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又為通終而
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
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
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
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
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
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或使一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

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

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

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
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
初無主宰皆偶然或使者有主宰無非
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居之是也正於
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
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
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
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不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
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

有節病者以節義節操爲已
有而五一節之病也又有之
上之一節爲此病

爲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
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
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
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
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
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之愈疏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
以可之是實也莫爲則虛者謂
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
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
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
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
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

於言則去道
愈疏遠矣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

生非遠也理不可觀忘者禁也未生之初
不容不生既生而死

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
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
之爲則世之疑情方假此

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
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
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
而觀之已見其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

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或使莫爲
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之爲名承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
夫胡爲於大方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
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
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
曰道不可有既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
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
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
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
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
偏也太方太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

說兩包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
又妙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
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我同乎此言也但
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言亦自不妨故
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
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
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盡
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言之
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
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
言也佛氏所謂知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
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
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

楞嚴經第四對富樓那說法
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
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

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入
佛知見譬如琴瑟笙篴琵琶
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
發與眾生亦復如是寶覺
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汝輩舉心塵勞先起
由不勤求無上覺道發念小
乘得人為足注曰大集經云
閻浮所有色像大海皆有印
又論佛如來法自性海普現
一切妙用之光也

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
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
戮箕子狂辜
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
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黃弘死于蜀藏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
外之事

左傳襄公三年傳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弘
資治通鑑正編十八晉愍帝建興四年目云唐
微四方刻曰北征以漕運期新督運今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文餘而

下觀者咸以為室

通鑑綱目三十五正編陳大建四年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挺知騎兵
外兵事目云祖挺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
提議國事挺覺之私賂光從叔聞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
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
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
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
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
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
律光后無寵挺因而問之周
章孝寬為語言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
不推自崩斛木不扶自舉令
提婆之於斛挺因續之曰盲
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
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
與與陸令章因解之曰百升者
斛也育老公謂挺饒舌老母
似諸陸氏也且斛律累也大
將明日聲震關西豐樂威行

也是未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
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部侯桀
說以意逆之可也長弘被放歸蜀雖賜而
死蜀人以公團盛血三年而化為碧王此
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以挺晉元帝託運
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齋以明
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
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設高宗之子見
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云凡
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
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
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

突厥女解律為皇后男尚公
主諡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
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
寢會丞相佐封士讓齊啓
曰光前西討還偏帝城將行
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
廷告之廷請遣使賜以駿馬
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
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
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
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
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
劉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
其謀反并殺其子○集覽
曰明月解律光字豐樂光次
子名義字豐樂

火乃焚大槐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
守煇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為
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綏人
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木中有
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
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池
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
為火事之不常見者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亦言其不可必也
逃墮音陳又音惇又音轉不得成心若
縣於天地之間慰啓音派又音昏沉屯張倫反和
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

客齊題筆曰傳記所載曾子大杖化地孔子以勿納戒之事切疑无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為之辭
孟子萬章上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淮南子汜論篇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不怪

山谷詩以靈故焚雉以文
故謂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
既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沒世

於是乎有債音然而道盡甚憂者極憂也
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
即此意肆煇者憐憫不自安之意不得成
者言其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
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啓替
問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胃中
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
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
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胃中至和
氣故曰眾人焚和月性也眾人之生其得
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
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為月者不能勝之
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慾
蝕之既正用此意債然者弛然而自放也
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眾人溺於

要得八紘繩以道獵衆智

利欲終身不悟至於
滅盡天理而後已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
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
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
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

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
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
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
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解
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
來吾已爲鱗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

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牯以爲餌躡乎會

稽投竿東海且今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太魚食之牽巨鉤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

文粹若魚猶言此魚

白波卷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
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
瀆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
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
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綱大黑索也格音界牛也鯢與脂同海
水震蕩動作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

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
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幹才揣量
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
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
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
鯢鮪小魚也縣令猶今縣示也縣與懸同
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
飾其辭說于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
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
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
曰俗其不可與經世也儒以詩禮發家木
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衿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
解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此段蓋喻游說之切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效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
自下語上曰解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
下也青々之徒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
布施死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
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按之也顙顙下也控其顙者控開其顙也
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
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
之亦合詩之意矣老萊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反

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
耳視若營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
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
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
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譽

垂而非然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及無非
 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企出新者出而採
 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趨鏘也夫微
 也言其微有倣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
 之不見其耳也視若鶩四海即高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
 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
 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惟
 慘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為一
 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賒後世之患汝皆驚
 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
 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

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其略弗
 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
 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以
 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
 庸人之所為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
 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
 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
 為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
 曰閉其所譽反昔也反昔自然之理則無
 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
 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
 之意以躊躇興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
 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
 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
 載焉終矜企此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

關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
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入占之
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
有君曰冷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
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
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七十二
鑽而無遺筴仲庄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翼音義鵜鵂一名海河水鳥
也鵜子鵂云魚不畏網而畏
鵜鵂其甘天也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
畏網而畏鵜鵂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
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
處也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
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
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
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智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

馬首義云石碩古通用

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泚言世情以實人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
鵲鵲之取魚飲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
心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
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
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
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
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
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
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馬首義致至也本義作至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足也
踐恃其所不蹶之意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故曰無用之用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
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
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
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
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
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爲也至外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
無流遁決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
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爲世俗
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
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

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
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澹之別學者尊
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稀韋氏三皇五
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
於今且則皆爲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
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
五帝爲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
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悞而我之所存者
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
爲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
我之分此卽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
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顫口微爲其心
微爲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而

扁鵲曰：音戰知香臭也，謂審於氣臭也。

轉文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者。

不止則跖^反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
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人則顧塞其竅^{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
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顧真其心
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塞其心
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
也我之見道有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
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
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
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
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
當其理者豈天執之不放不當也天理之
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

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
無降無止也竅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
蔽惑是塞其胞有重閤心有天遊室無空
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太
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
名名溢乎暴謀替乎謚^音知出乎爭榮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銚鐻於是乎始偕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
不知其然^胞胞^{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
重膜包絡此身重閤者空曠也

排句晉傳咸字長虞風格峻
整晉惠朝楊駿秉政咸數侵
之駿弟濟與咸善與之書曰每事欲了癡字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銚扁云音桃田器譯乃豆切同餘草

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
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發爭鬪也窄小之屋
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
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
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自窄隘不能
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
地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亦名於外
則德性自蕩益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
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訟急之意而
後釐度於智謀之事訟與弦同有爭競之
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也執不化而後柴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逍遙遊
腹猶果然之果也求眾事之皆宜而後分
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
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然銚田器也春雨

杜詩卷六宿賢公房詩雨荒
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
人知脩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
草木其艸木之得雨而左生植者皆傾倒
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
此倒字銚鋤之人豈歲歲草木之生哉為
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
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左生拔者自拔草
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
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
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客心乎自德
溢乎名而下皆客心之失靜然可以補病
皆娛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
者之勢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然

音義一作補憾
文粹皆音自

楊子孝至篇云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

書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解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音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得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勢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胃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下所其無聖人之所以誠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而治天下是誠之也神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盛德而誠世聖人則無此矣小人則以聲名而毀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以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猶今日官真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

疏云筌魚筌也以行爲之故
字从竹又從艸又香草也可
以餌魚置香草於柴木蘆葦
之中以取魚蹄兔置也以繫
兔脚故曰蹄

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蹄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
而隱於窾水踐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
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
諸侯但以其苦惡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
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筌者所以
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上面既說盡了
却以筌蹄之語
緤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
同筌蹄取魚取兔之興也既得則無用矣

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
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
此篇文亦精細在
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雜篇外物卷之八終

